



미로의 저쪽

……
她突然变成了一只迷途羔羊，再也找不到所依赖的羊群。虽然她奇迹般地杀死了两个仇敌，却失去了寻找另外两个凶手的一切线索。那两个人在哪里呢？她无从知悉。她只好压抑着心中的复仇火焰枉度时光。如此下去，她根本无法捕捉到另外两个凶手的蛛丝马迹，复仇计划将会在怨恨之中半途而废……



推 理 小 说 亚 洲 化 的 先 锋

迷途彼岸

「韩」金圣钟 著 陈雪鸿 译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미로의 저쪽

推理小说亚洲化的先锋

迷途彼岸

「韩」金圣钟 著 陈雪鸿 译



朝鲜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途彼岸 / (韩) 金圣钟著 ; 陈雪鸿译 . — 哈尔滨 :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, 2008.12
ISBN 978-7-5389-1576-1

I. 迷… II. ①金…②陈… III. 推理小说—韩国—现代
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2803 号

书 名/	迷途彼岸
著 者/	[韩] 金圣钟
译 者/	陈雪鸿
责任编辑/	朱英华
责任校对/	朱 静
封面设计/	于克广
出版发行/	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发行电话/	0451-57364224
电子信箱/	hcxmz@126.com
印 刷/	牡丹江新闻传媒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/	640mm × 960mm 1/16
印 张/	21.5
字 数/	356 千字
版 次/	2009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/	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/	ISBN 978-7-5389-1576-1
定 价/	26.50 元

미로의 저쪽

迷途彼岸

- 1 噩梦之夜
- 13 罗丹之家
- 61 接近
- 80 第一张脸
- 122 秘密之家
- 143 引诱

- 176 以牙还牙
- 199 逼近的影子
- 217 整容手术
- 250 奇怪的刑警
- 267 潜入
- 295 迷途的结局

目录

미로의 저쪽

噩梦之夜



秋夜越来越深。

她在黑夜中模模糊糊听到北风刮过之后留下的长长的余音，其中还夹杂着零乱的犬吠声。北风把窗户刮得直响。

她把遍体冷汗的身子转向丈夫，偎依在丈夫宽厚的胸膛上，这才发现丈夫和自己都是光着身子睡着的。在令人销魂的交欢之后，他们总是这么裸身而睡。交欢是如此激烈，以致事毕之后浑身乏力，连睡衣也懒得穿上。

养成这样的习惯已经有六个月了，新婚的梦甜得叫人发狂，反而使她为这幸福会不会消失而深感担忧。由于幸福到了极点，担心就像时而传来的风声那样掠过心头。

赤身而睡的夜晚总使她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，那是因为在神魂颠倒的交欢之后的乏力中反而能安然入睡。在这一点上，丈夫看来也是如此。

然而今晚却不一样，没等她睡熟，就被噩梦惊醒了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可怕的梦啊……

她焦急地等待着丈夫从公司回家。当挂钟敲响十二点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丈夫的呼喊声。那声音极其微弱，仿佛从远处传来一般。

她推开门走到外面，门外是白茫茫的积雪，一个身穿白衣白裤的男人呆立在雪地上，他正是自己的丈夫。问他为什么站在那里不进屋，他说自己已经无法进家门，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。她奔过去想拉住丈夫，可丈夫一面后退一面让她好好看看他的脸。她顺从地走到近处朝丈夫的脸仔细一看，差点没吓得昏死过去。

不能不叫她惊恐万状，因为那张脸上竟然没有眼睛、鼻子和嘴巴。当她定了定神再看时，丈夫已经不见了。她呼喊着拼命追赶，可怎么也追不上。最后，丈夫的身影终于消失在黑暗中，仅仅留下了伤心的哭泣声……

真是一个令人越想越奇怪的梦,不过,丈夫现在确实实实在在地躺在他身旁,打着呼噜睡得正香。她像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丈夫的存在,把身子更深地埋进丈夫的怀里,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脸。当她确信丈夫脸上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后,把手缓缓往下滑去,在小腹上停住了。过了一会儿,她那纤细的手开始抚摸丈夫最为宝贵的部分。对她来说,那是她的依靠、她的爱情,或者说是她的希望。我丈夫不正坚实地挺立着吗?我也真是的,竟让噩梦吓出一身冷汗。

不一会儿,她睡着了。她睡得非常安稳,好似一个贪睡的孩子一般。

她再一次睁开眼睛是因为受到了强光的刺激。

一开始,耀眼的光线使她一时难以睁开眼睛,她不明白这强烈的光束是怎么回事。

两只手电筒射出两道刺眼的光柱,分别照着她和她的丈夫,虽说如此,丈夫依然酣睡未醒。

当她意识到这绝非梦境时,被子一下子被掀掉了。

“是谁?”

她惊喊着欲欠起身。一只脚粗暴地踩住了她的肩膀。

“嘘!安静!别动弹。”

男人嘶哑的声音像巨石般把她镇住了。在这威胁声中,她感到神智昏迷。

由于强光阻挡,她根本看不清站在黑暗中的人是什么样子。

一……二……三,她能分清的仅此而已。这绝不是梦!她感到肩膀被踩疼了。踩着肩膀的既不是光着的脚,也不是穿着袜子的脚,而是穿着又笨又粗的球鞋的脚。这绝不是梦!她再一次让自己确信了这一点。

于是,“强盗”这个字眼儿就像一条蠕动的虫子爬上了她的后背。她原先以为这条虫子专找那些应该去找的人,所以从不把它当回事,谁知这家伙终于也朝自己伸出了魔掌。她浑身哆嗦,遍体冷汗。她想大声呼救,可嘴巴像挂了沉重的铅块似的怎么也张不开。

“起来!”

其中一个人朝她丈夫的屁股上踢了一脚。她丈夫扭了扭身子,像是要醒了似的,谁知做了个深呼吸以后,又停止了扭动。

“混蛋,快起来!”

另一个人朝她丈夫的脸上踢去,发出噗的声响。

她丈夫猛地睁开眼睛,眨了几下,一下子坐起来。他那傻乎乎的表情显得有些滑稽。这大概是因为他鼻子底下潮乎乎的血看上去就像一撮小

미로의 저쪽

胡子。

不过，发愣的神情在他脸上只停留了一瞬间。他迅速判断事态后，立即换了副挑衅的神情。

“谁？你们是谁？”

“你不会自己看？”

没等她丈夫再说话，又一脚朝他胸口飞来。他捂着胸口朝后倒下。

“不！”

她猛推踩住她肩膀的脚，大声呼喊起来。突然，一把雪亮的刀横在她眼前。

“不许出声！”

嘶哑的声音不急不忙，十分沉着，却透着一种威严和胁迫。

“别出声，明白吗？”

咔嚓一声，灯被打开，屋里顿时一片通明。

她条件反射般地蜷缩起身子。

“看清楚了吧？”

又是那嘶哑的声音。

他们一行四个人，都用黑色的皮帽子蒙住脸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他们的服装和球鞋也全是一色乌黑，连手上戴的皮手套也是黑色的。每人手里还拿着一把水手用的折叠长刀。

“搅了你的好梦，实在对不起。你要不反抗的话，坐起来说也可以。”

发话的依然是嘶哑的声音。从口气和态度来看，他好像是这帮不速之客的头目。

年轻夫妇柳东林和吴月顺从地坐起身。妻子吴月像被风吹的白杨树似的浑身颤抖，丈夫柳东林却出乎意料地镇定，用充血的眼睛一个一个地打量着这些黑色的暴徒。柳东林骨骼粗壮，又经过体育锻炼，更显得肌肉发达，一副标准的男子汉体魄。他给人以坚毅好斗的印象，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眼睛像豹子似的熠熠闪光。

“把他的手绑起来。”

那个头目用下巴颏指了指光着身子的柳东林。

“那女的呢？”

其中一个暴徒抖开早准备好的绳子问道。柳东林听了，马上接过头头：

“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，只是不要动我妻子。她已经怀孕了，请不要吓着她。”



头目朝年轻夫妇轮番打量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
“女的可以不用绑。”

没等头目把话说完，那个拎着绳子的暴徒就走到光着身子的柳东林身后。为了把事情办利索，他脱下了皮手套，把柳东林的两臂扭到身后，用黄色尼龙绳把柳东林的双手捆得结结实实。柳东林痛得连脸都扭曲了。

吴月的眼睛紧盯着丈夫的脸。就在暴徒快捆完的时候，她把视线投向暴徒的那双手。

那暴徒干完以后，先把右手伸进手套，接着又抬起左手。左手上缺一个小手指头。虽说不过几秒钟的时间，吴月却把这个特征清楚地看在眼里。

“你们想要什么？”

柳东林抬起下巴颏问道。

“钱！”

“钱就在那里，你们拿走好了。”

丈夫指了指柜子。

“你去拿来。”

那头目用手指指吴月。

吴月这才定下神来，拿起衣服欲穿。

“不，不能穿衣服，就这样最好。快，快去把钱拿来！”

吴月朝丈夫瞅了一眼，犹豫地站起身，又朝丈夫看一眼。柳东林朝她点点头，让她放心去拿。

“别怕，照他们说的办。”

“不，这个……”

吴月像是要哭出声来。

“这算不了什么，快拿给他们。”

柳东林的神情十分着急。

吴月踌躇了半天，无可奈何地走到柜子跟前。那伙暴徒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她的身姿。

吴月的皮肤洁白纯净，在灯光下十分晃眼。大概是妊娠初期的缘故，并不见肚子隆起。皮肤光滑细嫩，全身每个部分都显得那么匀称，给人以丰满诱人的感觉。

吴月打开柜门，拿出一只红色箱子，又打开箱盖，把厚厚的一叠钱如数取出。

“就这些？”

미로의 저쪽

新 长 路 步 旅 上 路 小 路

“就这些。”

柳东林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其中一个暴徒走过来从吴月手里一把抢过那叠钱。

“一共是多少？”

“二百万元。”

“把钱全部交出来！”

“没有了，全在这里。”

柳东林语气很硬。

“身为堂堂经理，岂能这么寒酸？没有钱，把别的东西拿出来！”

“真的没有。”

“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来，给我仔细地搜！”

一个暴徒看守着夫妇俩，其他几个暴徒在屋里翻箱倒柜。不一会儿，他们从首饰盒里翻出不少首饰。这些都是柳东林夫妻的结婚首饰。吴月望着这些首饰，乌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。

柳东林家的整栋房子是用黑砖盖的二层楼，盖完还没多久。房子占地有二百多平方米，两人住着显得太大。

那些黑色的暴徒搜遍了每间屋子，凡是能放钱的地方都翻了个底朝天。见再无处可搜了，他们才重新回到原来的屋子。

“要能把整栋楼搬走该多好！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能搬的话你们搬走好了。”

柳东林的语气里充满着怒意。

“你倒是还挺硬气的。”

“既然事情已经办完，请回吧。”

“还有的是时间，离天亮早着呢，你不知道秋夜是很长的吗？”

“你们折腾得也够厉害的了，还想干什么？”

柳东林的态度越来越硬。

“还想干什么？我们还想玩玩女人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柳东林猛的挺起身子，却遭到一阵猛烈的拳打脚踢。

“反了你了，好小子！跪下！”

柳东林的手被反绑着，根本动弹不了，刀子架在脖子上，他被迫无奈地屈膝跪下。

“不许出声，明白吗？”



那帮暴徒飞快地用胶布封住了柳东林的嘴巴。三个暴徒把他拉出屋子拖到别的房间里严加看管。

此时,这间屋子里只剩下吴月和其中一个暴徒。

吴月用被子裹紧身子,紧盯着那个暴徒。原来这正是那个说话嘶哑、看上去像头目的人。看来他打算第一个占有她的身子。

吴月移到角落里,缩紧身子。

那个头目脱掉了染成黑色的马裤。

“过来呀。”

暴徒轻声呼唤。吴月把被子裹得更紧,身子缩得更小。

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,她在心里飞快地祈祷了一遍又一遍,坚信上帝一定会来拯救她的。

“快过来呀!”

那个暴徒用野蛮的目光盯着吴月,见她依然不想动弹,上前一把扯掉裹在她身上的被子,紧紧抓住她的两臂拖到房间中央。

“不!不!救命啊!”

吴月在房间中央滚来滚去拼命挣扎,声嘶力竭地呼喊。

“啊!不!不!救命啊!”

吴月挥手蹬足使劲儿把暴徒推开。

“安静些!”

那个暴徒挥拳击在吴月的下巴颏上,她四肢一摊晕了过去……

过了一会儿,那个头目走进看押柳东林的屋子,替换了另一个暴徒。柳东林看在眼里,气得浑身发抖。可是,他却束手无策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他仿佛亲眼看见已经怀孕的妻子正被暴徒们肆意蹂躏的情景,他的心似乎被刀刺一般地疼痛。绝不能袖手旁观,绝不能眼看着妻子惨遭侮辱,拼上命也要救出妻子!妻子正怀着孕啊!然而,柳东林心急如焚,却半点儿也动弹不得。还迟疑什么?来,站起来,双手被绑住,两条腿却是自由的。先用头撞倒一个家伙,再用脚来对付另外的暴徒,结果当然是我自己被打倒。就是这样,我也不能坐以待毙。妻子不就能趁乱脱身了吗?来,站起来!站起来先朝最近的那个家伙撞过去!

不过,柳东林没能站起来。

那帮暴徒没费多大劲儿就满足了兽欲,显出相当自得的神情。

“眼见老婆被人强奸,你的心情怎么样?”

那个头目模样的暴徒走过来,撕掉封住柳东林嘴巴的胶布。

미로의 저쪽



“我一定会报这个仇的！我一定会找到你们，把你们统统杀死！”

柳东林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“呵呵……太好笑，真是太好笑了！看来你是还没有睡醒呀！”

“你们把我妻子怎么样了？”

“她没死，只是昏过去了。”

“你们走错门，找错人了！”

“找错人？看来你倒还真像个男子汉那么硬气呀！”

这时，柳东林觉得绑在身后的手有些松动。他使足劲儿，终于抽出了一只手，另一只手没费什么劲儿就松开了。他的双手重新获得自由，可暴徒们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变化。

就在穿着球鞋的脚又一次要踢到柳东林脸上的一刹那间，他抓住了那只脚使劲儿一拽，用头朝对方脸上狠狠撞去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击，让对方仰面跌倒在地。另外三个暴徒见了，一起拔出长刀。柳东林手无寸铁，只能顺手抓起什么东西用以自卫。当时，他的心情就是有根稻草也会抓住不放的。他随手一抓，抓住枕头朝拿着刀逼近的暴徒们扔过去。接着，他抢前一步冲向那个倒地的暴徒，欲把刀夺过来。他一手抓住暴徒握刀的手腕，另一手揪住对方的头发。

突然，柳东林感到肩膀上一阵疼痛，不由得一下子挺起身来。这一下，竟把那个暴徒蒙面的黑皮帽子拽了下来。

被拽掉帽子的暴徒顿时惊慌失措，他原来是个秃头。柳东林瞪大眼睛死死盯住秃头。这时，刀锋又朝他脸上逼来。他迅速地把脸朝后一仰，刀尖轻轻地划过面颊，顿时冒出滴滴血珠。

“不能放过他！杀死他！”

秃头抬起身子大声呼喊，暴徒们挥舞长刀扑向柳东林。

柳东林用手挡住刀刃，拼命呼喊，这是请求邻居支援的呼救声。谁知，这喊声非但没能求来援助，反而激起暴徒们更加猖獗的进攻。

虽说柳东林体格强壮、肌肉发达，无奈赤手空拳难以抵挡锋利的刀刃。在暴徒们刀光的起落中，他的身子无力地晃动着。就在刀尖在他脸上划出一道斜线的瞬间，他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用双手蒙住脸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锋利的刀尖穿透后背刺中了他的心脏。他双膝一软，拼足最后一点力气抬起脸，两眼可怕地朝上翻起，大喊一声：

“月呀——”

不知是因为喊声的震动，还是因为北风的吹打，窗户发出更大的颤响。

这是从柳东林嘴里喊出的最后一句话。接着,他的身子像一段木头似的朝前扑倒在地,脸碰击地面时发出的沉闷声在房内回荡。

吴月隐隐约约听见了丈夫的呼叫声,她想站起来走到丈夫身边去,可下身无法动弹。她极力迫使自己恍恍惚惚的意识镇静下来,侧耳倾听丈夫的声音。可是,丈夫喊了那一声之后,再无任何声响,仅此一声的呼叫,就像刚才噩梦中丈夫的哭泣声一样,留下了长长的余音。

“已经快五点啦!快!”

暴徒们在秃头的督促下,急急忙忙地准备离去。

“不能留下任何证据!连一丁点儿都不能留下!”

暴徒们环视血迹斑斑的房间,房内乱七八糟,一下子很难寻找到遗落的什么东西,更何况暴徒们都显得十分慌张。

“有没有掉落的东西,好好看看!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秃头用下巴颏指了指尸体后背上的长刀。

房间里充满令人窒息的血腥气味儿。

“好好看看他是不是完全断了气。他要活过来的话,就全完啦!”

两个暴徒在尸体的两侧手腕上搭了搭脉。

“断气了。”

“好。走,出发!”

“那女的怎么办?”

“别管她了,她又没看见我的脸。快走吧!”

三个暴徒先出去了,秃头最后一个离开。突然,他的视线朝一个地方看去,那是尸体的左手。

他朝尸体的右手看了看,右手张开着。左手却捏着拳头,而且捏得很紧很紧,这似乎暗示着拳头里捏着十分贵重的东西。秃头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朝尸体走过去。

秃头伸出一只手去掰那只拳头,谁知拳头竟像吻合在一起的坚石,难以掰开。他又伸出两手抓住拳头使劲儿往两边掰,结果依然一样,拳头纹丝不动。他咬紧牙关,使出全身力气,还是白费劲儿,他气得用脚去猛踩。他越来越确信拳头里一定有什么东西。

过了很长时间,秃头终究没能掰开拳头,悻悻地站起身。他边往外走边朝后面张望,总觉得放心不下。经过旁边的房间时,他朝里面看了一眼,见吴月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,看样子还没苏醒过来。

미로의 저쪽



先出去的那帮暴徒正在外边等着秃头，他们都脱下了蒙面的黑皮帽子。

“你怎么拖得那么久？”

有人这么询问。可秃头一声不响，闷头钻进停在小巷里的小轿车。一会儿，小轿车轻轻驶出小巷，朝马路上驶去。

清晨的马路被白雪覆盖，几乎没有车辆通行，显得十分静谧，黎明前的黑暗还没完全退尽。车内的暴徒们像是有约在先似的都紧闭着嘴。

十分钟左右，一个暴徒先下了车。又过了大约十分钟，另一个暴徒也下了车。第三个暴徒在市中心广场附近下了车。

小轿车内只剩下秃头一人。他朝广场望了一会儿，开车从广场中央通过，根本没把交通规则放在眼里。

穿过广场之后，秃头开车往右绕了一圈，然后停下。他没有关掉发动机，从车上下来，走进立在路旁的电话亭。

装有电话机的搁板上，冻结着喝醉酒的人呕出来的秽物。秃头朝那堆秽物唾了一口，脱下右手上的皮手套，拨动号盘。

对方像是正在等着他似的，电话立刻接通了。

“查拉图斯特拉的预言。”

秃头的声音沙哑难听。

“作者尤尔利西兹。”

回答的声音十分敏捷利索。

“事情办完了。”

“没什么差错吗？”

“我们把他杀死了。”

“什么？不是叫你们别杀死他吗？”

“他看见了 my 脸，只好……”

“笨蛋！”

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事情麻烦啦！”

“我们干得没露任何痕迹，别人肯定以为是抢劫。”

“别太自信了，光是抢劫和抢劫杀人大不一样。对这个案件，警察一定会追查到底的。把那女的怎么样了？”

“玩了 she 一下。”

“就你一个？”

“不，我们四个全部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见她昏死过去，我们就扔下没管。”

“女的没看见你的脸？”

“是的，女的没有看见我的脸。”

“事情既然已经这样，那女的也不能留下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她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”

“那女的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都是蒙面干的。”

“可你的声音她不是都听见了吗？你们还留下了脚印……漏洞太多啦。”

秃头不禁干咽了一口唾沫。

“那好，我马上回去把那女的干掉！”

“别说傻话了！眼下那里肯定全是警察，你想去自投罗网？笨蛋！”

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先等一下看看，等警察的搜查放松后再下手。”

“到那时候下手还有什么用处？警察还不都掌握了一切？”

“瞧你，怎么就那么笨？那女的是唯一的目击者，可不管她怎么对警察说，都不可能把事实如实说清。而真实的情况只能在她的脑袋里，比如说，说话的声音怎么能表述得纹丝不差呢？还有，她头脑里留下的印象也很难用语言说清楚。我想，那女人很有可能把语言表达不了的东西藏在心里，直接寻找你们。”

“明白了，一有机会就把她干掉。”

“她一下子不会有什么举动的，过一段时间才会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秃头放下话筒，又朝那堆秽物唾了一口。

吴月身子倚着墙壁，朝旁边的房间走去。

好一会儿，她走进那个房间，痛苦地呻吟一声，瘫倒在地上。她张大嘴巴，瞪圆双眼，挣扎了一会儿又昏了过去。

电话铃声把吴月从昏迷中惊醒。她踉踉跄跄地站起身子，拉开窗帘，耀眼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。吴月眯缝着眼朝窗外望去，视野里白茫茫的一片。她想，昨晚一定是下了一场大雪。

吴月的家背靠山坡，孤零零地建在地势很高的地方。结婚前，她丈夫

미로의 저쪽



说这里视野开阔,就盖了这幢楼,而较为密集的住宅区在下面离此约五十米远的地方。

电话铃声不响了,大概是因为无人接听而挂断了。过了一会儿,电话铃声又响起来。

吴月转过身子望着电话机。她很为乱七八糟的房间里电话机还在原处而感到新奇,因为整个房间里唯有电话机还被放在原处。她蹑手蹑脚走过去,像是害怕似的悄悄伸出手拿起话筒。

“喂,喂!”
一个男人粗声粗气的声音敲打着她的耳膜。吴月吃了一惊,差点没把话筒扔掉。

“喂!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柳东林先生家吗?”

“……”

“喂,听不见吗?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电话怎么啦?耳朵聋啦?喂!喂!”

“……”

“嗨,该死的!”

电话咔嚓一下挂断了。原来是找她丈夫的电话。

吴月放下话筒,朝丈夫的尸体望去。她仿佛不可理解似的摇了摇头。她呆呆地看着,觉得光着身子被乱刀刺死的丈夫很陌生。她那副神情好似孩子望着陌生人一般。

吴月发现自己也是一丝不挂的裸体。不过,她并不为此而觉得羞涩,也没想到应该穿上衣服。她走到角落里缩着身子坐下,目不转睛地盯着尸体。

房间里供暖装置良好,又有阳光照射,显得有些燥热。

吴月纹丝不动地蜷缩在那里,久久地注视着尸体。在她的眼睛里,这血肉模糊的尸体仿佛只是一件什么东西。电话铃声又响了好几次,大门外还传来门铃声,可她依然没有动弹。

吴月就这么坐了大约两个小时左右。

吴月突然爬到尸体旁边,仔细端详着丈夫捏着拳头的左手,眼睛里闪烁着小孩般好奇的光芒。此时,尸体僵硬的状态已有所松弛。吴月用双手抓住拳头稍一用力,拳头就无力地张开了,抓在拳头里的东西顿时暴露无

遗。柳东林正是紧紧地抓住这个东西死去的。

吴月小心翼翼地瞅了瞅丈夫左手里抓着的这个东西。这是一个手指头般粗细的小火柴盒,由于被死死抓紧的缘故,火柴盒折成了一半大小。

吴月极其小心地拿起火柴盒,像是提起一条什么虫子似的,神情显得十分害怕。

她细细地看了一会儿,又把火柴盒摊平,抽出来一看,见里头有三根火柴,三根火柴全都折断了。她把火柴重新放回盒里,仔细察看火柴盒上的图案。火柴盒正面是红色的,反面是黑色的。正面用黑线条画着一幅小小的名为“思索”的雕塑像,还印有商号的名字“罗丹之家”,边上还写着电话号码。

这时,骤然响起剧烈的门铃声。吴月吓得浑身一颤,立即站起身。

她穿上青色裤子,胡乱披了一件衣服,把火柴盒塞进裤兜,走到窗口朝外望去。大门在台阶下面,所以她能清楚地看见站在大门外的人。

大门外站着女佣人和巡警。

女佣人是个中年女人,每天按时来干活儿。房子太大,独自一人收拾起来太吃力,再加上吴月还怀着身孕,所以就雇了按时来干活的女佣人。

女佣人不管怎么按门铃,总不见有人答应,她感到十分奇怪,连忙跑到派出所去叫来巡警。吴月对此一无所知,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。

门铃声一个劲儿地在房间里回响,吴月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,俯视着门外的女佣人和巡警。

巡警大为恼火,朝吴月喊道:

“你不开门在干什么? 快把门打开! 快!”

巡警甚至还连连打着手势,可吴月依然是光看着不动弹。

“她是女主人吗?”

巡警打消了喊话的念头,转而问女佣人。

“是的,是女主人。”

“看上去好像是个姑娘。”

“是个刚结婚的太太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不来开门呢?”

“是啊,太奇怪了。她为什么光看着不开门呢?”

女佣人搓着冻僵的双手,显得很不耐烦。

“不行,不能这么傻等着。”

年轻性急的巡警离开大门,爬上了墙。

미로의 저쪽

罗丹之家

罗
丹
之
家



13

她闭着眼不愿睁开，只听见母亲正和医生说话：

“这孩子怎么样了？”

“流产了，目前她需要加强调理。再有，她好像还得了神经错乱症。”

母亲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。

“我是警察。能不能问几个问题？”

说话的人声音很粗。

“眼下还不行，她需要安静。”

医生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。

“我也清楚这一点，但时间紧迫，不得不这样。”

“现在问她，她也说不清楚。目前无论如何也不行，必须等她完全清醒了再说。”

母亲抽泣的声音越来越响。

妈妈，千万别哭了，我已经不怎么伤心了……吴月张开手握住母亲的手。

“世上怎么会……怎么会有……是哪些坏蛋把我女儿……是哪些坏蛋把我女婿……”

吴月睁开眼睛，母亲粗糙的手正抚摸着她的额头，她呆呆地望着母亲。母亲擦拭着眼泪说：

“孩子，你醒了？”

可是吴月没有任何反应。

这时，站在门口的两个男人走到床边。

“我们是警察。”

其中一个男人小心地告诉吴月。这个男人长着个大鼻子，眉毛又粗又